國史紀聞卷之十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沁水臣張銓輯

男錦衣衛指揮同知臣張道濬訂

門人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江寧臣徐揚先較

憲宗純皇帝

乙酉成化元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天市

赦陳循江淵俞士悅及王文子宗彝于謙子冕並

還鄉

二月彗星見

躬耕藉田

上祀先農畢釋祭服秉耒三推三公九卿以次而耕既畢賜宴而回

大雨黑黍干襄陽地震有聲

兩廣蠻作亂以趙輔爲征夷將軍韓雍爲左僉都御史率兵討之

時兩廣鎮將怯懦無方略諸蠻復叛四出殺掠所至丘墟王竑奏言峽賊稱亂久矣皆由守臣以招撫爲功譬之驕子愈惜愈啼非撻之不止浙江左參政韓雍有文武才若以討賊屬之可追南顧之憂於是陞雍僉都御史與輔討之廣東按察使夏塤上言兩廣連歲用兵未見成功猶獞逼脇平民進則驅之以當矢石退則殺之以紓怨憤自用兵不已供費日繁臣恐外患未除內變將作宜慎選守令撫綏招集俾見在者懷恩而固守被脅者聞風而來歸則賊勢自孤矣疏下兵部議時是其言

以王恕爲副都御史撫治荆襄

時南陽豪民爭礦殺人恕至獲其巨魁餘黨悉
散遣歸農俄內艱去會鄖襄盜起旋起復用
北虜酋求遣使往來不許
三月加吏部尚書王翱太子太保
進陳文爲禮部尚書
帝幸太學釋奠先師
四月以張寧爲汀州知府兵正爲興化知府
先是王徽等劾李賢賢獲罪寧會六科申救忤賢
意賢欲薦岳正爲南祭酒正不應忌正者遂僞
爲正劾賢章示賢賢銜之會兵部清黃官缺九
卿合薦寧堪任僉都正堪任兵部侍郎賢假歷
練之說阻之各陞知府時論譁然不平
命副都御史楊瀁巡撫荆襄
荆襄流民劉千斤反以撫寧侯朱永爲總兵官兵
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率兵討之
初北方流民聚襄鄧山中凡數十萬錦衣千戶
楊雄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衆宜選
良吏賑恤漸圖所以散遣之願占籍者聽不報

至是果反推劉千斤石和尚爲主僞署官職攻
劫郡縣西至漢沔東及蘄黃北入南陽勢甚猖
獗乃命永等率兵討之

五月兵部尚書王竑致仕以王復爲兵部尚書

竑正色立朝遇事敢言多内批不報歎曰大臣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可以行矣遂引疾歸

六月韓雍會諸將于南京

雍至南京諸軍畢會議進兵方略或曰方今兩
廣殘破盜賊蜂起譬之烈火燎原無復緩急宜
分江西兵及達軍由庾嶺入廣東大軍由湖廣
入廣西隨在逐之俟其團結乃合諸兵圍困此
萬全計雍曰不然兵法有云萃于中堅先其難
之謂也大藤峽爲賊巢穴舍此不圖而趨其末
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援高廉雷東可
應南韶西可取柳慶北可斷陽洞諸路勢如常
山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煩于逐叔敖曰寧
我薄人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
速不尚巧遲今併力擣其腹心元惡既擒餘必

投刃而解矣諸將曰善乃合軍兼程而進遣偏
師擊破會陽洞戮不用命者指揮李英等四人
軍威大震

秋七月起程信爲兵部侍郎

廣東副使毛吉禦賊死之

廣寇數萬流掠郡縣吉與知縣王麒率兵討賊
奮不顧身皆死之初吉出軍時給軍餉千兩委
官余文司之費止十三文憫吉死難以所餘密
授其僕俾爲喪具一夕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止
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
驚惶急走報夏頃之夏至揖而言曰吉受國恩
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憾但余文以所遺官銀付
我家人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汙辱於地下矣
願函還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事聞
加贈以褒其忠

兩畿河南山西湖廣江西浙江大水

戶部言南畿江浙水旱相仍歲運京儲四百萬
石今罹災傷優免數多來歲兌運不足請以淮

浙鹽廣募商人於淮徐德州水次倉納米俟來
歲分撥官軍支運庶民不困於凶年而國用亦
無所損矣制可

八月沐琮嗣封黔國公鎮守雲南

九月虜寇榆林寧遠伯任禮巡撫都御史項忠禦
却之

御史魏瀚等言自古備邊之策不過練卒擇將
廣儲畜修城池利甲兵而已邇者虜寇長驅動
以萬數沿邊殺掠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弱於虜
今京師軍士不下三十餘萬或占役於私家或
借工於公府或買閒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使
令其操練者大率老弱不勝甲冑且馬多羸瘠
器非犀利使之折衝禦侮安能嬰鋒挫銳況今
之爲將帥者雖曰用勳戚取人望而身任安危
忘家徇國爲　陛下效力輸忠者未之見也請
責總兵官簡練營軍毋沿玩習仍命給事中御
史各一人不時嚴查設有賣放占役即以白簡
從事然大要尤繫於兵部之得人今尚書王復

質實有餘應變不足處此多事未見其濟更宜
圖之　上曰復任未久難責近効頃官軍分十
二營團操情弊多端轉加廢弛今還歸三營如
舊訓練差給事中御史不時查點若仍前弊卽
參奏究處

冬十月定哈密諸夷朝貢例

姚夔上議言哈密近爲虺加思蘭殘破人民潰
散不時來貢動以千百貪饕宴賜道路疲於供
億合令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虺加思蘭五
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
經哈密者依期同來不得過十人宜勅陝西守
臣嚴加防範從之

進內閣彭時兵部尚書

項忠開龍首鄭白二渠成

關中水泉鹵故有龍首渠久湮廢忠奏開渠三
十里民便之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忠募工疏鑿
灌田七萬頃

十一月承天門成

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廖莊爲刑部左侍郎

韓雍督諸將攻破大藤峽賊平

雍破脩仁荔蒲諸峒進至潯州諸將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密菁重嵓守備堅固莫若屯兵四圍且戰且守以待其斃雍曰峽山寥廓岐徑紛披六百里間安可圍也且屯兵久彼鈍我衰賊若睥睨衝突患且不測今新破府江勇氣百倍峽賊聞之亦已落膽因而乘之可立破矣遂分兵數道四面攻之別遣兵斷其歸路賊悉力拒扼雍督兵仰攻皆殊死戰呼聲震山谷縱火焚其岩寨賊潰入九層樓諸山絕厓懸壁人所難到賊發大石强弩並下如雨雍誘使大發遣人潛陟絕頂覘賊發竭舉礮爲應自卯至未賊力竭忽礮震大駭雍率健卒緣木攀蘿而升沿山奮擊連數日夜俘斬四萬一千有奇盡降其餘黨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諸蠻蟻渡至是斬之改名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要路刻石紀功而還

丙戌二年春正月令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布按二司官者

二月李賢憂去

三月賜進士羅倫等及第出身有差

倫對策引程伊川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持不可直聲震于時

論平蠻功封趙輔爲武靖伯陞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復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官遣使致祭

上在東宮知謙勛績謙之死事起倉卒　上不及救後每念及常爲歎息即位初謙子冕訟冤還其沒產至是復謙官遣使致祭有曰　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聞者感歎

陞鎮守荆襄王信爲都指揮同知

石和尚劉千斤僭逆荆襄震驚信度房陵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攻之土帥逗遛不援信多張旗

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
里舉火礮賊以爲援兵至驚潰走乘潰追斬六
十級

江淮饑人相食命副都御史林聰賑之

聰請醫兩淮沒官塩二萬引船料鈔暫改收米
以備賑濟又請發松江府糧十萬石皆從之

遴延綏土兵

巡撫延綏盧祥言營堡兵少而延慶民驍勇習
虜敢戰若選爲土兵練習調用必得其力兵部
覆奏請御史往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
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十五得
五千餘人量免戶租委官訓練由是土兵盛強
毛里孩連年入寇皆却之

四月倭寇浙東

五月李賢起復降修撰羅倫爲福建市舶副提舉

時朝廷據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賢入京倫詣賢
私第告以不可復上疏曰大臣起復綱常風化
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觀　陛下將爲國家植

綱常爲萬世立民極者也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欲明人倫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避其門所以教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請以宋事言之

仁宗嘗起復富弼矣弼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孝宗嘗起復劉珙矣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二君卒從其請史冊書之以爲美談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爲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蒙譏當時遺笑後世臣乞　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終制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又何必違先王之

禮經拘先朝之故事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臣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來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于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大學生攻之至數百人嵩竟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慙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也今之羣臣又大學生之罪人也貪利忘親上下成風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　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脫有兵革

之事亦從墨衰之制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矣疏入賢怒力辭內批降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留倫謂倫所言天理人情之至乞宥之以開言路不報王翱引文彥博故事勸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則不敢倫雖貶而士論重之自是臺諫少起復者

白圭朱永討荆襄賊平

圭至南陽分兵爲五路圭與永由南漳入湖廣總兵李震以土兵來會劉千斤等迎戰適永病圭督諸軍擊破之賊退入巢穴憑險拒守圭命裨將率兵千餘由間道出賊後焚其營而自以大軍臨之賊方出戰顧其營火起遂駭散自相蹂籍死者無數斬首數萬級生擒劉千斤等獻俘京師伏誅惟劉長子石和尚脫走

勅陝西巡撫項忠總兵楊信總兵河套

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當中國一大郡連歲擾

邊輒得利去河套原非虜穴今毛里孩據其中
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
須大舉後可乞令兵部會議進兵搜勦掃清醜
類又秋禾方熟虜必入掠延綏鄜慶一帶宜推
選武將一人統精兵萬人守之庶有備無患於
是王復等議以爲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大同
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習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
成算　上從之召信還乃遣信與項忠協謀征
勦河套安遠侯敎讀戴仲衡上言用兵事宜大
略謂兩軍交戰生死定於呼吸彼摧堅執銳之
士奮不顧身何暇斬級此其功最爲上也今論
功者反以首級驗功陞賞有當先破敵者不錄
所以士無鬬志惟圖幸取首級往往坐是而敗
乞稽國初舊例以當先者爲奇功生擒者次之
斬首者又次之如此則人以進死爲榮而虜不
難滅矣奏入下兵部議王復以爲難行奏言擒
斬者有實可驗而當先者無跡可憑以是爲功
賞之差不免有濫報之弊近如凉州奏功生擒

斬首者僅及三十而奮勇當先者乃至千餘豈
足憑信　上是之仲衡言格不行
秋七月命副都御史滕昭總督漕運巡撫江北
八月命征虜將軍宣城伯衛頴鎮守遼東
以邢讓爲國子祭酒
九月建州衛董山叛寇遼東
冬十月毛里孩寇延慶都御史項忠彰武伯楊信
禦却之
朱永等執賊首石和尚餘黨悉平

石和尚劉長子復聚衆千餘流刼巫山大昌間
諸將率兵襲其後賊計窮力屈指揮張英招劉
長子縛石和尚詣軍門降諸將忌英功誣英匿
賊賄捶殺之劉長子竟以俘獻與石和尚同磔
于市
十一月命兵部尚書王復整飭陝西邊備
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東自黃
河岍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
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

止藉墩臺城堡爲守禦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疎濶難以瞭望臣與鎮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移易庶幾可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二十四座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壕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客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遥震軍威矣從之

追封董仲舒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眞德秀浦城伯

論平荆襄功進朱永撫寧侯李震興寧伯加白圭

太子少保

十二月刑部左侍郎廖莊卒

莊在景泰時以諫言獲罪直聲震天下然好剛使氣人有過輒面斥之人不能堪已則釋然晚節稍弗逮識者惜之贈尚書謚恭敏

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直文淵閣收恤貧民

姚夔奏京城多疲癃殘疾之人扶老携幼呻吟悲號足干天地之和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伏望特勅五城御史查審收入養濟院時給薪米查流來者亦暫收之俟春和量與行糧遣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

大學士李賢卒

達在英廟時眷注最專言無不入　上在東宮時有讒于　英宗者　英宗疑之一日不豫臥便殿召賢密諭曰今庶事初定而大者反搖柰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　英宗曰然則必

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曰　宗社之福　英宗
立命召上至賢掖　上曰謝謝　上抱　英宗
足泣遂爲父子如初讒不得行以故　上卽位
益信任賢而賢以謫王淵王徽抑岳正張寧遂
不滿于清議及奪情起復貶斥羅倫士論益少
之賢明敏練政務所薦用文武大吏多得其人
顧不屑爲小廉曲謹頗以賄聞于謙之死賢與
有力焉卒贈太師謚文達

丁亥三年春二月丁酉朔日食旣

三月召商輅復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直
文淵閣

山都蠻叛以襄城伯李瑾爲總兵官進程信爲兵
部尚書提督軍務討之

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上
下兵久無功朝議遣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
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箐險
破合江以上九縣乃進信尚書督軍與瑾發川
廣雲貴播州兵討之

四月封太后弟周壽爲慶雲伯周彧爲長寧伯
後數月壽進爵爲侯諸子弟皆受錦衣指揮壽
交奸民李政等投獻慶都清苑清河地共五千
四百餘頃彧受魏忠投獻景州東光縣地一千
九百餘頃作爲莊田民甚苦之
復團營命白圭提督操練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
召羅倫爲南京翰林院修撰
秋七月吏部尚書王翱致仕
八月虜入榆林塞孤山守將湯胤勣戰敗死之
英宗實錄成
以周洪謨爲南京國子祭酒
九月以葉盛爲禮部右侍郎
虜破開城縣知縣于達教死之
冬十月以武靖伯趙輔爲總兵官左都御史李秉
提督軍務率師討董山平之
董山糾衆入寇遣秉與輔及都督王瑛率番漢
軍五萬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秉曰山不

可宥請誅山分軍爲三道期會進勦朝鮮亦遣將率兵萬人遏其東走兵擣賊巢虜遁俘斬千人班師

程信李瑾討山都掌蠻平之進信兼大理卿

信至永寧分軍三道自督大軍入金鵝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進至李子關渡船舖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礨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却攀崕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踦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連破諸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幽暗不可入塞洞圍守月餘賊死幾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請移瀘州衛渡船舖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陞信兼大理卿初信之南征也制詞官殺皆得專斷迄班師信不輒殺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以閫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懾束人耳即幸事

集輒自專非分必有奇禍時服其言

命副總兵都督韓斌防守遼東

以江西左布政使林鶚爲南京刑部左侍郎

鶚在江西一時僚貳往往用已意出入於法鶚據律多所平反廣信奴民妄稱天神夏尚書等遠近驚疑鶚榜喻之戮其魁事遂解歲饑奏減田租十五萬禁樂戶買良家女爲娼過嶺南洞寇不使入境一時稱快方面者必首歸焉

十一月致仕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卒

翱清心寡慾端方剛直循守禮法一毫不苟典銓日門無私謁明於知人進賢惟恐不及恩怨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恩復仇之地耶歷任五十餘年弟宅服食不改於舊　上特命有司起弟縣西公餘退宿朝房非朔望令節謁先祠不入家門沒後家無餘貲人謂其清白之節不愧古名臣云贈太保謚忠肅

翰林修撰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昶杖闕下謫外任

時內庭將以明年上元張燈命詞臣賦詩懋謂

呆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内庭然燈朝士
踏歌傳之史册恐爲聖明之累吾輩合諫於是
三人同上疏曰今者張燈之舉　陛下孝養兩
宮將以備耳目之娛奉其懽心然大孝養志不
在玩好況川廣弗靖遼東離亂北虜包藏禍心
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民不聊生此正宵旰焦
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宜憂之日　陛下當不
暇爲此至於翰林以論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
字然鄙俚不經之詞出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
聖賢而曲引蘇軾宋郊爲比自取侮慢罪復何
辭若曰此微事耳不足累聖德是殆不然書曰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若此事不止他日甚於此者將無所不至不可
以細微而不之謹也昔舜之止漆器禹之惡旨
酒漢文之停露臺聖賢之君競競若此者正以
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願　陛下停罷燈火
省此冗費以活流離之民賞勞役之士則干戈
可息灾旱可消國家享太平無疆之休矣疏入

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懋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景桂陽判官朝論稱為三君子又與羅倫稱翰林四諫

以李秉為吏部尚書

十二月下刑部郎中彭韶于獄中尋釋之

長寧伯周彧目賜額奪眞定武彊縣民田勅韶卽按項畝韶至統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使馮驩收債於薛驩顧折券矯賜薛人文顧稱善以其能市義於民也臣按眞定田自祖宗來許民開種卽為恒產不復起科以勸力農往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彊縣無糧地五百餘頃執奏臣按視之田誠有餘然地有高下水旱不英宗不許後因廣寧侯庄客擾民方將前地減輕起科誠非得已今或又飾詞請求有司不敢時潦則鹹薄汨淹旱則高阜枯稿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今若按畝而量餘皆奪為閒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田租力役復何所出臣知其非必卽徙耳戚里之家錦衣

美食豈可與民爭尺寸之利臣誠不忍履畝奪
小民衣食之資附益貴戚謹待罪闕下疏入逮
下詔獄科道官交章論救得釋先是詔論僉都
御史張岐舉進下獄方釋復職至是復下獄直
聲震一時後或及翊聖夫人劉氏復討武邑通
州武清縣地共九百餘頃戶科給事中李森等
言彧豁鑿之欲無窮畿內之地有限小民賦稅
衣食皆出于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且入本朝
來百年于茲民生日衆安得尚有不耕之田名
曰求討實則强占伏望仍以田與民爲業今後
敢有投獻奏求者治以重罪則豪强畏法小民
被惠宗社之幸也　上是其言令待勘報區處

禮部會議景泰廟號不許

荆門州學訓導高瑤上言已巳之變　先帝旣
已北狩　皇上方在東宮虜騎迫於都城宗社
危于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
由而平鑾輿何由而返及　先帝復辟貪天工
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歲時祭祀未稱典

禮乞勅禮官集議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事
下禮部羣臣皆不敢議復請上裁左庶子黎淳
奏曰高瑶建言欲加郕王廟號臣惟當時　陛
下既已立爲皇太子則異時當居　天子之位
乃羣臣又立親王爲天子則所立之皇太子將
何爲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成王之時姬
旦何不遂取天位若曰神器久虛不可無人共
和之際周召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
天經地義截然而不可易也此事處置已久人
心已定若誤聽瑶言一加廟號必將祭告太廟
改易舊制而行祔廟承祧之禮必將遷啓倅宮
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之典必將追贈　皇
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人所行
之事臣未見其可也　陛下昔爲皇太子名正
言順郕王乃敢廢之易已子至使　先帝父
遭幽閉此非郕王所自爲當時館閣大臣陳循
等貪圖富貴從諛爲之也至郕王有疾陳循自
合迎請　先帝復位乃率羣臣奏乞早選元良

正位東宮當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　陛下
即位之初羣邪寒心及見取回商輅復職內閣
然後欣然自以爲得計私竊效慕希求進用彼
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瑤此舉非
欲遵禮郝王特爲羣邪進用之地此必有小人
主使之者不然彼草茅疎遠安敢妄言上誣
先帝之明使後世視爲口實議者豈可隱忍曲
從而煩　陛下之議哉疏入　上曰景泰事已
往朕不介意加廟號亦不必行

虜酋阿加思蘭入大同塞以撫寧侯朱永爲平胡
將軍帥師禦之
以李孜省爲上林苑監丞
孜省江西人爲吏犯贓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
克戍逃至京師以符水貨緣入禁中得幸授太
常寺丞與禮部侍郎黃萬安相結守隨還朝劾孜
省罪惡不宜典郊廟之祀命改上林苑監丞
以林聰爲右都御史
戊子四年春正月召章懋爲南京大理寺左評事

黃仲昭爲右評事莊昶爲南京行人司副

時六科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元霄張燈誠　皇上奉兩宮之孝心章懋等因事納諫蓋以大下災荒北虜窺伺無非欲　皇上常存敬畏制治保邦耳古人有言君明臣直今懋等敢言直諫實由　皇上聖明既不容其言又改調外任於從諫之美不無少妨章上遂改調南京

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虜乱加思蘭殺阿羅出力滿都魯爲可汗

三月改戶部右侍郎楊瑾爲右副都御史撫治荊襄流民

夏四月陳文卒

文忮懭貪圖羅倫之貶文有力焉及代李賢秉國鈞蓋恣意不顧名節縱子大通賄賂人皆醜之卒謚莊靖禮部主事陸淵之奏莊靖美謚陳文何以當此迹文平生貪穢彰著生既逃于重罰死又竊夫美名殊失勸善懲惡之典乞更惡謚以服天下之心以爲將來之戒御史謝文祥

亦以爲言　上曰文生前不言其過恩典已行而始言之不允

固原土達滿四反據石城

國初元年凉萬戶把舟率衆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諸縣以畜牧射獵爲生天順末虜酋孛來毛里孩內侵把丹孫滿四與其黨李俊等有北徙意乘時刼掠藏匿逋逃事覺有司捕之急會叅將劉清守備馮傑復逼索各土達賄土達怨之滿石遂糾衆反石城者四面俱山高數十仞西山嶺平可容數千人最險峻四入據之劉清領兵與戰不利陝西鎮撫遣都指揮那瑞申澄率軍往捕戰於城下申澄死之那瑞遁官軍大潰遠近震駭

五月京師大旱

勅陝西副都御史陳价總兵寧遠伯任壽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延綏副都御史王銳叅將胡愷會兵討滿四

六月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岐有罪除名

岐以壽寧侯兄寅緣躡蹤巡撫遼東朘虐邊
爲戍卒所奏遣給事中鄧山按之得實遂除名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太后孝謹不妬初　英宗北狩太后每夜焚香
籲天倘則臥地因損一股泣過多又損一目與
景帝汪后情好甚篤及　英宗復辟待之始終
盡禮至是崩　上追於周太后不欲附葬山陵
詔大臣議彭時曰此一定禮無可議者梓宮當
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中官夏時曰不可慈懿
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時曰　太后母儀天
下近三十年豈可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
禮何以示天下後世因謂同列曰吾輩當力爭
不可使　主上有失德已　上御文華殿召內
閣諸臣入問曰慈懿太后葬禮當如何時對如
前　上曰朕豈不知但與周太后有碍商輅曰
外議洶洶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於　聖德
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
言亦不可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

若因而失　聖母心亦豈得爲孝乎時曰　皇
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心爲心　先帝待慈懿
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措於左虛其右以待後
來則兩全矣　上領之時等退而上疏言附葬
恩因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
事且言夫有出妻之理子無棄母之道關係綱
常不可有失貽譏萬世言甚懇切下禮部議姚
夔奏言宜如內閣議太后不從夔乃帥百官伏
文華門上疏言　陛下當守　祖宗成法遵
先帝治命若今日之禮稍失則違　先帝之心
損　母后之德不得爲至孝若母后猶持不從
則當以大義斷之因伏文華門痛哭不起聲徹
大內　上乃力請　太后從百官議羣臣始退
七月降御史謝文祥爲南陵縣丞
張岐敗文祥以岐乃姚夔所薦因劾夔濫舉詔
下文祥于獄夔奏此臣不明之罪乞貸文祥仍
乞罷歸田里以謝言路不允御史楊琅等言文

祥小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乞曲賜保全
以昭納諫之美作敢言之氣詔文祥狥私植黨
竟降縣丞
有星孛于台斗
任壽等討滿四敗績
時寧夏兵先至陳价與吳琮不俟延綏兵自固
原急趨石城未至十里許賊數千迎降卒馮信
言于陳价曰賊雖誠僞叵測然我軍勞頓且乏
水不可與戰姑從之退兵徐議攻討吳琮叱曰
兵已至此豈可退遂麾兵進賊先遁去至城驅
牛羊數千在前精壯後繼時尚無兵甲器械各
執木挺而鬬官軍遂敗任壽吳琮退保東障遺
失軍資器械以千計士卒有被圍者盡棄之而
歸賊勢益盛
逮陳价任壽吳琮劉清馮傑下獄
命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劉玉爲總
兵以馬文升爲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會討滿四
八月京師地震有聲

月犯房宿

冊宮人萬氏爲貴妃

萬氏侍　上于東宮謫智善媚至是冊爲貴妃專寵居昭德宮妃父貴授都督同知兄通爲錦衣衛都指揮通妻王氏出入掖庭權勢薰灼萬安認爲同宗與劉吉皆附之朝士希進者羣趨其門

九月命左副都御史王恕巡撫河南

時兩河旱蝗恕上疏曰蝗雖天災實關人事良由臣失職所致況河南瀕年水旱加以荆襄盜起軍勞征調民困轉輸今歲買辦物料多于往年民何以堪伏望罷臣別選賢能代理尤望陛下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一切不急之務無益之事悉從停止庶天意可回而災沴可弭矣

彗星見

時萬妃專寵儲嗣久虛進退大臣多出中旨彭時乃因星變上言外庭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

本尤爲至急望正名均愛廣繼嗣爲宗社大計
又言如黜陟人才皆宜斷自聖衷不可專委旁
近庶權歸朝廷人無希幸　上優詔荅之科道
官魏元等亦言　陛下春秋鼎盛宜尚虛豈
可以宗廟社稷之大一付於愛專情一之所而
不求子孫衆多以固國本安民心又言四方水
旱民困日急不蒙省救視爲泛常是猶子訴饑
寒而父母若不聞彼若棄父母而不顧則何以
處之乞罷征稅發內帑遣官賑濟又言過信僧
徒費無限之貲財建無益之齋醮西番劄實已
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無節出入乘輿導用
金吾乞發回本國仍勅寺觀不得請建醮修齋
又言兩京大臣多奸貪蒙蔽之徒勿謂其位高
而不忍遽去勿謂先朝舊臣而暫且寬容宜令
自裁以全大體　上是其言詔宮中事朕自處
其餘所司即擬行之

馬昂致仕

御史胡深等劾昂不學無術妨政害民結納勢

要廣開賄門四方水旱賑濟無策乞罷斥以弭
災變昂上章乞休遂罷

史科給事中程萬里請復河套不許

萬里言毛里孩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間其
情叵測萬一有變驚擾畿內臣愚意有可敗者
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程是彼爲客而我爲主
以客就主以逸待勞一也自恃强衆併吞諸部
志滿氣盈驅馳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
見賊烟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
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爲今之計宜遴京師騎兵
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爲一軍驍將
十人統之密使人探虜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
行擣其巢穴破之必矣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
欲戰則圖方略欲守則飾兵力無祗憑文移致
誤大計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
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故興師遠涉沙漠非萬
全計請勅沿邊守臣但戒嚴以備從之

京師地震

十月命考察兩京官
以地震星變故也
進內閣彭時吏部尚書商輅兵部尚書劉定之禮部左侍郎
御史林誠以星變劾輅不職并及景泰中易儲事輅力求退　上怒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輅又力請宥言官　上喜曰輅眞大臣誠得不問
以楊鼎爲戶部尚書
伏羌伯毛玉攻滿四戰死
玉同諸將攻石城滿四以衆逆戰佯敗玉麾衆乘之賊扼險官軍不能進墮崖死者甚衆玉遂被害劉玉亦中流矢官軍退不可止項忠斬一千戶以殉衆始定時有星變占者以爲應在秦州忠曰兵法云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況此小醜何憂不克賊城中無水忠斷其汲道夜出者輒擒之賊日困朝廷慮師淹歲月欲益兵忠已定平賊計謂京軍怯不

諳戰蓋之無補馬文升曰不益兵萬一賊不能平誰任其咎茅請濟師若賊破卽止之忠如其言奏上時廷議已請遣撫寧伯朱永帥京軍四萬往矣　上從忠奏召兵部議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彭時商輅曰賊若四出攻劫誠可慮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堅若釜魚阱獸不久成擒觀忠布置賊不足憂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忠若敗內閣不得辭其責時力持兵卒不遣

十一月彗滅

項忠馬文升擒滿四進忠右都御史文升左都御史

忠等與賊相持久降者漸衆忠乃以二卒自隨抵賊寨曉以禍福於是脇從之衆相率來降有楊虎貍者驍勇有謀畧滿四倚爲腹心夜出破執忠叱命斬之虎貍乞命乃撫其背許以不死解所束金鈎賜遣之約爲內應虎貍誘滿四出戰爲官軍所擒餘衆遂潰斬首七千有奇俘獲

二千餘人忠自圍賊日披堅立陣前督諸軍攻戰雖矢石如雨不避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雖死所甘時論偉之

十二月虜索羅忽乩加思蘭入榆林塞遂入寧夏塞大掠環慶至于固原

己丑五年正月

任壽吳琮陳价俱謫戍劉清馮傑伏誅

命禮部侍郎葉盛都給事中毛弘勘南京考察官

南京吏部侍郎章綸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明考察庶官二人各狥意見綸獨上章奏罷九十六人言官交章劾綸　上乃命盛與弘即按之盛還奏言明與綸偏執已見不能誠心商確致乖察典宜逮問上釋不究

吏部尚書李秉致仕以崔恭爲吏部尚書尹旻爲吏部左侍郎葉盛爲吏部右侍郎

秉質直任意與崔恭尹旻兩侍郎不相能有御史康永詔者素附秉以星變合諸言官乞汰京官并劾商輅姚夔等馬昂竟罷去時謂秉主之

諸大臣遂忌秉是年朝覲黜退者衆又多大臣姻黨兩侍郎時時於人前短秉於是給事中蕭彥莊誣劾秉任情行私大罪十有三具言其暗結御史附已專權下廷議兩侍郎唯唯不復置辨但曰二人嘗言之奈不聽何法司竟議秉衒直沽名顛倒選法遂落秉太子少保令致仕仍許間彥莊秉所結御史主名彥莊以劉璧吳遠馮徽對蓋璧等嘗言推舉當歸吏部也彥莊時劾山西布政丘陵陵亦憩許彥莊使山西怒不趨承故誣劾報私怨刑部主事亦許奏永韶遂俱下獄諸御史又疏言大理卿王槩謀入吏部彭時爲之內主彥莊槩姻家彥莊劾秉之疏槩所授也時不自安稱病商輅欲弭衆口請用崔恭爲吏部旣轉左代崔盛代尹彥莊等俱謫官

二月設固原衛

項忠奏言固原地方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爲土達巢穴外爲北虜藩籬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三

百餘里有西安廢城虜每由此出入宜於此設
一衛一所以扼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從之

滿四伏誅

閏二月月犯昴宿

日變白土霾四塞

興化知府岳正致仕

正在興化節財愛民修水利廣儲蓄至是入覲
乞致仕許之

三月賜進士張昇等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逮正一真人張元吉下獄論死

元吉凶淫貪暴專遣官勘實械元吉至京廷鞫
控訴諸生蔡讓因巡按趙敔發策詢民瘼備陳
元吉過惡敢不敢問元吉益無忌憚其族人張
留煥赴　闕訐奏遣官勘實械元吉至京廷鞫
具服刑部尚書陸瑜等言張氏遠祖道陵主張
玄教其言無稽天豈有師繆崇其號子孫傳爲
故事至援漢張良以爲所自出迫宋以來　以
真靜先生等號猶未有品級胡元入主中國始

有封爵三品我朝華夫去天師之號止稱眞人延
至于今子孫爭襲致成仇隙今元吉所犯律當
凌遲其妻子當流且其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
世宜絶其廕封以扶植正教仍籍其族而徭役
之無令印行符籙以惑世誣民奏上論死繫獄
後赦之謫戍邊

五月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安體貌魁碩眉目如畫外若寬恕長者而內深
刻剌骨與同年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貴猶
子也時內閣議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
不患不至故安得先入未幾泰暴死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以禮部尚書姚夔爲吏部尚書

河決開封

八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劉定之卒
定之襟懷坦夷操履修潔與人交色溫氣和一
於自下至論事則根據義理略無沮忌居內

再進密疏皆援古證今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

九月南京翰林院修撰羅倫致仕
李羅忽飢加思蘭寇延寧固原
十二月無雪
彭時上疏言自古旱災皆因下民愁苦感動天
變近日光祿寺買辦各城門抽分掊尅太甚而
獻珠寶者倍估增直規取府庫以萬民膏血克
奸佞囊橐伏望懲革以惠生民
庚寅六年春正月陞韓雍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
務兼巡撫以平江伯陳銳爲征蠻將軍充總兵官
鎮守兩廣開府蒼梧
時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魯言兩
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爲二以是賊
入寇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
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一巡按御史龔
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
則事統于一而責有所歸兵部覆議宜如魯等
所請乃起復雍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
巡撫雍奏乞終制　上曰兩廣用人方急難拘

常例不允

河南地震

三月京師雨霾晝晦

夏四月陰霾四塞

命戶部尚書薛遠行視漕河

時江南糧運不至遠奉命往視至則滁泉源濬

河流漕以克濟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月丁酉大水

秋七月皇子生於西宮

初紀妃得幸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楚

胎竟無恙妃稱病出居安樂堂託以痘報至是

誕育妃少乳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護

視惟謹

以右副都御史王越總制延綏三邊軍務

九月命總制陝西軍務副都御史王越總兵武靖

侯趙輔帥師搜河套尋還

自虜據河套邊人大擾乃令王越總關中軍務

議搜河套復東勝越奏言河套水草丰肥虜酋
孛羅忽乱加思蘭等糾率醜類居套分掠出入
數年雖嘗沮于我師然未經挫衂終不肯退欲
得一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圖大舉朝廷從
其議以武靖侯趙輔克總兵官搜河未幾輔以
疾還搜套亦不復舉
冬十月毛里孩也烈忽寇陝西總兵劉聚擊却之
是歲流民反命都御史項忠討之
荆襄流民入山者九十餘萬劉千斤餘黨李鬍子復聚衆爲亂　上命忠帥師討之

辛卯七年春正月罷江南民運

初漕法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官軍轉運於津通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失業宣德間周忱議民運至瓜州淮安給脚價兌與官軍是爲兌運至是議罷兌運令官軍徑赴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遠近有差自是民不苦累

京師饑發太倉粟平糴

京師米價騰躍富民因閉糴以要厚值彭時奏

請將太倉米平價發糶而權貴之家反因而射
利戶部侍郎陳俊請凡糶以升斗計滿石以上
者閉不與貧民始得沾惠

二月復設九江蘇州杭州三府鈔關

命彰武伯楊信帥師巡邊

時輔臣有請與十萬之師以楊信爲總制搜河
套者兵部尚書程信言河套地廣遠無水草與
師十萬則餽運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
勿追此不易之法也既而楊信亦止請二萬人
巡邊禦敵朝廷乃與信二萬人令巡邊而罷搜
套之議朱永以套虜未退議戰守二策其畧曰
今虜賊數萬在邊我軍堪戰者止可一萬而又
分散防守何以禦敵宜於京營大同宣府寧夏
陝西等處量調軍馬數萬期三月內俱至榆林
聽臣調度相機審勢擣其巢穴此戰之策也若
軍馬餽餉一時未辦宜慎固封守嚴督沿邊居
民無事則分哨耕牧有警則舉號避藏仍令隄
備官軍各守城堡同候會兵截殺此守之策也

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瘦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愼爲守禦以圖萬全　上從之

項忠討荆襄賊平之進左都御史

忠遣人持榜入山諭降若負險不服縱兵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萬人俘斬二千人編成者萬餘人忠復率官軍移營竹山諸處分路撫捕時流民有自國初入山生子孫占籍應役未嘗從賊者兵刃之下無分玉石死者枕藉山谷其編戍湖貴者多死棄屍江滸時有作平荆襄碑以紀其功者或曰此其墮淚碑也後給事中梁璟等劾忠濫殺殃民詔不問

三月有星孛于天廟

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祭酒陳鑑司業張業並除名

國子監舊有會饌椒油錢鈔輸納者多後期師生不得時給出監則委而去之致有餘積相循以爲公用讓前爲祭酒任意費之不立案稽考迨遷禮部鑑代其任亦復如故及是勑教葉時等訐典簿王允發其事讓等各上奏申辦科道

交章劾之詔逮讓等下刑部置對遣官覈實凡
鈔三十三萬六千五十八貫錢一百四十九萬
九千餘文俱無歸者讓等以監守自盜坐斬贖
爲民王允克戍

六月以程信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秋七月命右都御史林聰巡撫大同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魏驥卒

驥端方廉靜身不勝衣言不出口而清德雅望
爲海内達尊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食不治生
產病革遺書付其子冠勿擾鄉里營墳墓已有
司得請如例葬祭冠以遺言力辭從之賜謚文
靖

十一月立皇子祐極爲皇太子

萬貴妃所生也

彗出軒轅

内閣彭時上疏言修省之要一罷佛事二謹命
令三請退朝之暇延接大臣面議政事四重官
賞節刑獄五聽受直言六戒勵有司奮厲事功

七清理三營草場減退勢豪庄田嚴有司掊尅之禁　上優詔荅之時廷臣因天變陳言皆謂上下不交請召閣臣面議機政彭時亦爲中官言之諸内臣恐發其私乃誑時等言初見　上情未洽洽不宜多言俟再見乃可時等諾已　上御文華殿召時等入見時言天變可畏　上曰朕已知之時又言昨御史建言減京官隸輿儓外議洶洶武弁更多怨望急宜復舊以安衆心　上曰然萬安遽呼萬歲與時等頓首趨出自後不復召見矣中官反謂人曰常言　上不召見及見無一嘉謀讜論止呼萬歲而已一時轉相傳笑

遣吏部右侍郎葉盛行視河套

時議大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勑盛往議方略盛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宜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峻削邊垣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　上從之未幾王越言虜退日

入邊患稍寧宜遣罷戍卒臣暫還京遂與盛同
召還

十二月皇太子薨

謚曰悼恭

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理河道

恕上開河事宜言徐州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
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諸湖積水接濟湖
面雖與河面相等而湖身高于河身每旱湖水
消耗則河水淺澁不能通舟若將河身濬深則
湖水自來雖遇乾旱亦無淺阻又云高郵湖是
岸磚砌三十餘里每西風大作波濤洶湧船觸
之輒碎失亡不可勝計而堤岸之外地勢頗下
若再濬之深濶壘土以爲外隄將內隄原開三
座改爲通水橋洞接引湖水於內行舟可免風
濤之患又雷公句城陳公塘俱有漢唐以來古
蹟若每塘修放水減水閘二座濟不致衝決塘
岸旱得以接濟運河誠爲便計

彗星見

上以星變避正殿徹樂諭德謝一夔上言五事

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

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

五曰謹費以足財用多人所難言者　上怒

斥之

禁官司科罰

左都御史李賓奏言外官聽訟罰人財物暫寄

官庫終歸囊橐假立文簿虛作支銷昔唐臣陸

贄有言建官立國所以養民賦人取財所以資

國今舍法而取財既非所以養人罰物以營私

又非所以資國不禁則貪風愈盛末流之弊將

不可言宜令依律問擬勿得科罰以爲民害從

之

壬辰八月壽正月

三月賜進士吳寬等及第出身有差

以金子俊爲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子俊至延綏相度邊地盡得其要害險塞乃廣

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請盡徵陝中人伍籍詭

落及罪謫南戍子孫不習風土者實榆林衛又
請建學立官師擇俊子弟教之俗多棄地不圖
藝子俊教之樹蔬果開界石外地興屯田歲得
糧數萬石自是榆林始爲重鎮子俊又上疏言
陝西三邊惟延慶爲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
河內至正統初渡河犯近塞始於沿邊創營堡
築墩臺天順以來虜入河套駐牧其中自是虜
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宜於
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邊墻立砦堡綿引相接
以爲保障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
至寧夏花馬池塹山湟谷東西二千里每二三
里間爲對角敵臺崖連比不絕空處築墻如
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
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成
自是虜不敢輕出入矣

四月自二月不雨至於是月運河涸

秋七月隴州大風雨雹

雹巨如牛者五長七八尺厚三四寸六日方銷

州之北山吼三日斷成溝長半里

修隆善寺

工完陞工匠三十人爲文思院副使寫碑官爲尚寶寺少卿工科都給事中王詔等言頻年天變於上而星妖見地變於下而江海溢或炎夏霜降或平地阜出或雨雹傷稼夷狄侵邊將士暴露加以水旱相仍瘟疫流行軍民疾苦日甚一日正宜汰冗官去冗食以節國用救荒凶乃濫陞官爵如此彼西征北伐捐軀命之人將何以酬之伏望斷自宸衷追寢前命則名器不濫而國體正矣不報

陸瑜致仕

虜寇平涼臨鞏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擊敗之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二百尋命力理國事

升總制陝西軍務

八月哈密人殺忠順王孛羅帖木兒王母妻濫

九月虜寇固原馬文升擊却之

虜寇韋州至固原好水川文升檄諸路兵伏湯
洋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

十一月定襄伯郭登卒

登文武兼才秉禮好學多謀善斷仗義殉國忠
誠不二卒贈侯謚忠武

癸巳九年春正月

二月吏部尚書姚夔卒

夔儀丰姿善議論豪俊慨慷遇事立斷但濶達
不拘小節薦引知交頗通餽謝時論少之贈太
保謚文敏

以尹旻爲吏部尚書王竀爲刑部尚書

時議以王竀代姚夔商輅亦薄旻屬意于竀旻
懼百方經營適輅以妻喪在告旻亟通中官覘
勤乘間奏旻爲人望所歸中旨用旻吏部尋陞
竀刑部尚書

三月北畿山東饑人相食命巡撫賑之

以葉盛爲吏部左侍郎陳俊爲吏部右侍郎

山東畫塭

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免山東田租
五月進商輅戶部尚書萬安禮部尚書
南京吏部侍郎范理卒
理居官清愼凡事精慮而力行一以興利爲主
所至有惠政去後皆祠祀之
六月北畿河南大水
延綏徙鎮榆林
七月土魯酋據哈密
土番魯鎖擅阿力欲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遣番離散
不從遂入哈密虜王母遣番離散
遣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規復哈密不克
哈密既爲土魯番所併其部落散居苦峪累求
救援兵部言哈密乃西域咽喉若棄而不救恐
赤斤蒙古罕東諸衛亦爲土魯番所脅則我之
藩籬盡削而邊患無已時矣下廷議謂宜及賊
勢未盛遣使諭赤斤諸夷曉以大義俾知唇亡
齒寒之勢下勅詰責土魯番使悔過自新庶可

散其姦謀縱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因舉文等習知夷情宜委以西事遂遣之文等至甘肅集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謬言不見土魯番而還阿力遂輕中國益侵擾邊境

南京兵部尚書程信致仕

信在南京因天變與六卿合議上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多見諸行至是力疏乞休賜勅還鄉

八月王越率兵出塞捕虜

越諜知虜他掠遺老穉守廬帳乃選精騎萬人自出塞齎七日糧晝伏夜行每二舍伏兵數百人使行休四日至虜帳縱兵擊殺斬首三百級比虜歸悉力來追我軍越結陣徐行殿者力戰及前虜再遇伏知有備引還

逮給事中韓文等於文華殿考訊尋釋之

文與梁璟王詔等會劾王越邀功啟釁因薦李秉王竑可當大任語頗涉兩宮　上怒逮至文華殿考訊之詔頓首曰臣等愚觸忌諱然犬馬

之誠實惟爲國　上怒解乃釋之

十月虜寇廣寧

上閱列侯諸將于西苑

公侯而下皆騎射英國公張懋三發三中　上

大喜賜金帶一束尋命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

軍營

十一月修宋元綱目

十二月罷停徵馬

兵部言北折山東河南水旱民間馬宜停徵

上曰馬政固國家急務但歲歉民貧救死不贍

喪彼得此將安用馬議是凡災傷地皆停之

甲午十年正月

二月罷支運爲改運

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

與軍船名爲改兌

三月免江北兩廣田租

以水旱災故也

吏部左侍郎葉盛卒

盛博學宏才文武兼濟崇道義尚名節言動思
致古人居家孝友蒞官清慎公退手不釋卷考
古辨疑殆忘寢食生平慨慕范希文惜未柄用
不究其略卒謚文莊

起致仕左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

先是掌院事者制諸御史使緘默以悅權倖及
聰掌院諸御史時有彈劾當事者厭之謂不能
鈐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遏人使不言誠非
聰所能也

四月以朱英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甘肅
英至鎮條上安邊十策皆切中事機下所司議
行之

召王越還掌院事加太子少保

八月刑部尚書王槩卒

謚恭敏

命定西侯蔣琬提督團營

九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免蘇松常鎮四府田租

以水災也

以項忠爲刑部尚書

以原傑爲左副都御史理院事

十月滿魯都寇宣大

十一月虜寇臨鞏

致仕兵部尚書孫原貞卒

十二月罷湖廣淘金

時內供日侈賞賜無節帑金漸乏乃于湖廣寶慶等府開金場二十餘處淘金歲役夫五十五萬有奇武陵民死于蛇虎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守臣奏所得不償所失請罷金場有司以贖銀易金進用從之

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

雍開府梧州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謗議遂起鎮守內臣黃沁忌雍束縛不得肆噬人上書誣雍坐視猺賊出沒匿不以聞以致滋蔓流劾郡邑　上遣使即訊雍乃引疾乞歸

以李孜省爲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

孜省時受密命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

乙未十一年正月

二月以項忠爲兵部尚書董方爲刑部尚書

三月賜進士謝遷等及第出身有差

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

時端愼嚴密外和內介立朝三十年公退未嘗以朝事語子姓每遇大政持正不阿清約自守不取非義終歲止一二宴會生平無聲色之好

卒贈太師謚文憲

四月進商輅文淵閣大學士以吏部侍郎劉吉並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禮部侍郎劉吉並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五月　皇妃紀氏徙居永壽宮

紀妃有子生六年矣　上念之而慮萬貴妃妬不得召見之貴妃驚曰何不早令我知遂言于　上召見昭德宮　上見　皇子岐嶷大喜因感動泣下貴妃亦　皇子自撫之而徙紀妃于永壽

宮一時中外聞之且喜且懼　上命內閣擬名
文武諸大臣遂具奏請立爲　皇太子　上曰
儲貳事重姑俟皇子稍長行之時衆議欲請
皇子與母同處又恐激萬貴妃怒有不測商輅
因獨對進言曰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
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
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
謂　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
誠爲未順伏望令就居近宮　皇子仍令貴妃
撫育俾朝夕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　上領
之公論

月犯明堂中星

金星晝見

逮陝西巡按御史熊繡謫爲清豐知縣

繡按陝守法徇公推賢嫉惡布政于璠納賂事
敗棄官遁繡追之急璠遂遣子誣繡他事逮至
京卒無驗璠落職璠所親當路力主謫繡陝民
訴冤於朝者數百人

六月　皇妃紀氏薨

紀妃飲萬貴妃觴遂病　上止遣醫一視之不復治療至是薨外議藉藉皆謂卒于鴆也商輅引李宸妃故事得贈淑妃殯葬悉如禮

秋七月朶顏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以右副都御史張鎣巡撫大同

鎣至大同斬首虜奪兵械築城浚濠清理屯種虜酋乩加思蘭知有備請入貢具奏許之

八月濬舊通惠河

九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立　皇子祐樘爲皇太子

十二月復郕王帝號

商輅嘗因召見從容言及景帝監國事曰郕王有社稷功宜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　上亦泣下遂下詔尊爲恭仁康定景皇帝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南京地震有聲

以王恕爲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雲南鎮守中官錢能怙勢貪縱遣其麾下指揮

不寶異物凡草木禽獸寶玩宜一切拒絕在雲南凡閱月疏二十上直聲動天下

虜酋乩加思蘭寇宣府

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命副都御史原傑經略鄖陽

荊襄唐鄧一帶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爲流逋窟宅劉千斤李翳子因之爲亂雖次第討平之而死者不可勝計有司又日驅逐迫令出境人心離怨祭酒周洪謨憫之乃著流民說略曰昔

郭英取捷徑往安南求賂凡朝廷遣使往來安南皆出廣東未有由雲南者於是安南君臣駭愕久之欲因間啟途遣一酋以兵尾其後將近邊英紿其酋請先白守關者因脫歸邊吏戒嚴安南兵始去事聞朝議籍籍謂英引外夷窺邊乃遣恕巡撫其地恕至即令按察使捕英治之英懼赴井死沒其寶石於官械其黨至京師誅之恕上言昔交趾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啟釁致麓賊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且勸

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荆州乃僑置松滋縣於
荆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
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隸於荆州南雍併
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識如故前代處置流民甚
得其道今若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
徭役使安生樂業則流民皆良民矣何以逐爲
右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賓乃
援洪謨說上之報可遂遣傑

加商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萬安戶部尚書

三月命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兩廣用兵以來諸將貪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聲
勢覬用兵博陞賞英知其弊下令撫綏猺獞各
安生業約束將士寇來自守不許輒進兵諸峒
岷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餘黨釋不問

六月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彭誼致仕

誼在遼十年嚴武備實倉廩鎮靜有威自小黑
山之捷虜遠遁不敢近塞東方以寧時鎮宦橫
徵諸衛誼下令凡移文不經院者皆覆請違者

以軍法從事虐熖頓息邊人德之

秋七月皇第二子生

母曰宸妃邵氏

命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軍務尋還京

時滿都魯乱加思蘭聲言入寇警報甚急乃命文升往備之文升至遼繕城堡利甲兵練軍士選精壯虜知有備遂不敢入

京師黑青見

京師忽有黑氣壯若狐狸夜入人家傷人遍城驚擾日暮皆張燈持刃自防事聞禁中命設法捕之旬餘乃息商輅因變異上言弭災八事一番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一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一許諸人直言一分遣使者錄囚理冤一停不急營造一實三邊軍儲一守關監一增置雲南巡撫　上優詔答之

八月罷宮中玉皇祠

時於宮北建祠祀玉皇輅上言　皇上為此無非欲為母后祝釐為萬民祈福但稽之古禮未

協昔傅說之告高宗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況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乃別立玉皇之祀并用南郊禮樂非祀典所載于義不經伏望停罷勿爲褻瀆庶天心昭鑒可變災爲祥矣疏入上即命毀其祠

土魯番速擅阿力請入貢許之

阿力遣使赤兒米即致書邊臣飾其攻滅哈密之罪言王母已死城郭人民與金印俱存朝廷遣一介論之即獻邊臣以聞下兵部議言速擅阿力蕞爾小夷誇詐無憚屢遣使臣遊說搆亂宜先究治其使徐興問罪之師但自古中國之馭夷狄視若禽獸不足與校況哈密夷衆流亡之餘存者無幾縱使得其城池猝難興復宜暫用羈縻之術以俟可乘之機乞行甘肅守臣曉諭土魯番前後所遣使者量加賞勞護之出境益戒嚴以戒不虞詔可既而禮部復言宜俯順夷情許其入貢從之

九月妖人李子龍伏誅

子龍本姓侯名得權易州人幼爲狼山廣壽寺僧稍長游少林遇術士椎其命當大貴又遇道人授與妖書云關中長樂李氏母孕十四月生男子龍紅光滿室白蛇盤繞得權竒其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眞定間交結無賴少年與道士方守眞入京館匠卒楊道仙家道仙故出入內府得權因得與諸寺人交以邪術煽動之皆爲所惑太監韋舍妻以養子女鮑石等引雜宦豎入內登萬歲山臨望慈御床莫之譙呵諸內豎不得志者皆敬禮之畀非望已爲錦衣衛刺事旗校所發執得權下獄韋舍自殺諸閹見舍死皆展轉求解脫獨得權井就戮自言享受非分備陳所歷皆人不能到李賓王越恐有汚衊急呵止之獄具得權及楊道仙鮑石等皆伏誅餘黨遣戍

增孔子籩豆佾舞之數

先是祭酒周洪謨上言宜加孔子王號祭用天

子禮樂禮部尚書鄒幹以謚號器數不足爲孔子重輕議仍舊至是洪謨復言孔子自唐開元封爲文宣王被以衮冕樂用宮懸已用天子禮樂矣今服冕仍天子之禮佾舞止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計禮則禮爲僭宜增籩豆十二佾數八與冕服相稱　上從之

十月京師地震有聲

以陳鉞爲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鉞爲光祿寺少卿與中官相結會山東災傷營內旨特陞左布政使抵任不飭名檢務厚殖又苛刻人不能堪巡撫牟俸素裁抑之鉞恚甚至是巡撫遼東益恣情朘削蕩無紀綱

南京禮部侍郎章綸致仕

刑部侍郎林鶚卒

鶚秉禮植義造次必恭慎事母盡孝交游不苟歷官二十餘年家無益產篤行清節人莫能及時年五十譽望出諸卿右衆冀大用卒之日皆悼惜之贈尚書謚恭肅

傑撫定荆襄流民設鄖陽府及湖廣行都司

傑至荆襄徧歷深山窮谷宣朝廷德意延問流民皆願附籍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閑田令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陞商縣爲商州而析其地爲商南縣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桐栢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於鄖陽以爲保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彝好德也曩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結其心佩犢帶牛漸化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版圖反側蒼生安枕閭里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

皆選才賢任之

以吳道宏爲大理寺少卿撫治鄖陽

原傑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有撫馭才堪代已　上遂用道宏自是荆襄之間帖然安堵　上加傑功以璽書勞之

以原傑爲右都御史

十二月以倪謙爲南京禮部尚書錢溥爲南京吏部左侍郎

二人皆屢被彈章至是以中旨用之